

小記小思的

《承教小記》

黃俊東

我喜歡寫書話，這是許多朋友知道的，但也有一些朋友誤會了，以為我是在寫書評，最不好的是以訛傳訛，以致有人把我視作「書評家」，其實我沒有資格做書評家，也沒有興趣去追求書評家的榮譽；我多年來不止一再再表白我是在寫書話，而不是在撰書評。

一些不注意書話和書評的讀者，很容易把兩者混為一談。書話是關於書的一些話語，正如古代的詩話、詞話以及今日

影話一樣，可以發表一些簡單的理論或批評，或是談些有關它的一一切的話語，不一定很嚴肅地去分析、去說教、或者一大堆理論與根據，只要很客觀而適當地提出一點訊息、一點意見，甚至只是一個消息，都無所謂，因為寫書話的目的只在提醒衆多讀者中有人對某類書的注意而已，譬如一本《三遂平妖傳》，不研究舊小說的讀者，一定看了書名也不會感興趣，可是研究舊小說的人，一見書名便知道這書原是昔日北大教授、著名小說、戲曲收藏家馬隅卿（廉）所藏的「海內孤本」，他因得

此書而把自己的書室題為「平妖堂」，自署「平妖堂主人」，也可見此書的珍貴，如今北京大學出版社作為北大圖書館館藏善本叢書之一重印出版，如果作為書話介紹給讀者，尤其作為研究舊小說者的備忘錄，我認為這便是寫書話的目的，多年來我正是抱着這個原則來寫書話。又譬如彭齡寫的一本記曹靖華的小傳《而今百齡正童年》，如果沒有人寫一篇書話來提及，就算你逛書店，在林林總總的新書堆中，也未必會留意到這原來是這位翻譯家的兒子在為他寫傳。假如報刊上都有書話欄，像



小思在「中文文學周」（一九八三）專題講座上發言

談娛樂消息那麼熱鬧，我相信喜歡看書的朋友可以節省一些時間，也可以增加一點書的新知。

至於書評，並不是不好或不需要，而是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沒人喜歡做。一位外國學人說：「一個優秀的書評家，必須同時具有冷靜的頭腦和溫暖的心腸，他必須有滿腔的熱情且能予以駕馭；而他的喜愛必須和他的憎惡同樣強烈才行。」單是這一點，已不是一般有心想做書評人所能勝任了；何況書評人的責任重大，既要為讀者指導書籍的選擇，又要向作者指出好與壞，甚至提出不大為作者所接受的意见，而且書評注重分析、引論、文章無法寫得簡短，對一般讀者而言，未必受歡迎。最主要的還是作書評的人是否已在讀者心目中建立起博識、客觀的形象，否則甚難收效，試問有誰敢長期做一個書評人。此所以我行我素，只寫書話而不作書評。雖然書話自由得多，寫得淺薄也無所謂，最多讀者視為「一則書訊」。其實有時我的確把書話寫成書訊，那是不得已的事。好些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，知道我喜歡寫書話，又有地盤，往往寄書希望介紹一下。朋友送書，我十分感謝，要介紹卻不是我的心願，所以越相熟的朋友，越忘記介紹的，反而一些陌生人寄來的書，只要值得介紹的，何妨寫一則書訊，以供讀者知道。但是一些小說、新詩、個人的小文章，我一向不介紹，並非作者寫得不好，而是在通俗性的刊物中，讀者的興趣沒有這方面的口味，而且要讀完一部小說再來寫一則書話，對我來說，太吃力了，我自己要讀的小說也沒有時間讀，哪裏會為了一部商

業小說去化精力。明白這種心態，送書的朋友大抵便會原諒我的作為。

我本來想寫關於小思的《承教小記》，何以滔滔不絕說了一大堆廢話，其實書話的有趣，就是可以說些題外的廢話。

小思的《承教小記》，出版於一九八三年，我在去年才讀了這書，卻不曾寫成書話介紹它，只是個別推薦給幾位年輕的朋友。現代青年的興趣轉變得太快，他們喜歡的是流行曲、電影、新派藝術。讀詩、小說也講究時尚，散文更加不肯去品味，而像小思這本比較合乎正統散文小品文風格和水平的集子，要欣賞的不必介紹也去找來欣賞，不注意這種風格文章的讀者，儘管如何推薦，也未必引起注意；所以我一直沒有打算介紹這本書。

老實說，散文無論長短，要寫得有面目，總離不開構思、意境、風格、思想、情感和語言這幾種因素，而這些因素要集中一個散文作者的身上，談何容易。首先是作者的教育背景、個人修養、寫作經驗等等。香港從事寫作散文（這裏不妨廣義一點來看散文）的女作者很多，能寫得有風格，有讀者的也不少，可是若用我上面所提的幾種因素的尺度來看的話，恐怕就不多了。小思是比較例外的一個，主要是她的寫作是業餘的，貴精不貴多，而且她是一個「承教」的人，這不僅是她的學識、做人之道、職業的選擇；而且文字學習的基礎、文學作品閱讀的經驗、生活的原則性，新文學作家的吸收，都可以看出她「承教」的收穫。一個人的性格和學養的價值，往往與家庭環境、學校教育、社會經驗有密切的關係。在甚麼環境出身的

青年人對於性格的形成，影響尤大，父母的家教、學校老師的啟發，也常常影響了青年人的路向和思想的基礎，加上社會工作環境的經驗，才奠定一個人是否可以走向成功。各人有各人的際遇，際遇反映在一個人的思想裏，往往是一些不平凡的人生體驗。讀着小思這本精鍊的散文集，很可以看到她的性格、思想和修養的成熟。她是一個勤於學習、勇於承教的青年人，在她掙扎無限痛苦的時候，她懂得選擇師長的教誨，她懂得汲取書本的樂趣和啟發，更懂得為未來的人生而努力。她是一個有原則性的人，無論做人與做學問，都執着原則性，甚至在文章裏，處處也表現了她的原則性。她對事物的觀察，充滿誠意和客觀，卻重視從小處着眼，她的文章裏，無處不表現這個原則。她着意的是大人物和小事情，大自然和小生物，大哲理的小原則，大社會的小角落；但是她的目的並非不要做大事，她是以小見大為出發點，她的文章裏，可以看出她在人生和文學的成熟，稱讚她文字的修養或取材的別緻，似乎沒有甚麼意義。要看她早年在文字表現的才華，可以讀她的「明川」時代所寫的有關豐子愷漫畫的配圖文章。要欣賞一個人格的成熟和思想的沉潛，不妨細心品味這本《承教小記》，雖然我無暇來引錄一些精美的片段，但讀者自己去體會會增加親切的感受。值得一提的是整本作文中文章所散發出來的氣質——崇高美。記得朗琴納斯說過：「崇高是偉大的心靈的回聲。」讀者從這本小書中，的確可以感到某種心靈的回聲。這大抵便是誘惑你去

看這書的書話，千祈勿視作書評。